



一个人的鲁迅系列

鲁迅思想录

林贤治 编注



一个人的鲁迅系列

鲁迅思想录

林贤治 编注

 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思想录/林贤治编注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1. 3

(一个人的鲁迅系列)

ISBN 978-7-309-07732-2

I. 鲁… II. 林… III. 鲁迅(1881~1936)-思想评论 IV. I210.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31512 号

鲁迅思想录

林贤治 编注

出品人/贺圣遂 责任编辑/李又顺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375 字数 152 千

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 010

ISBN 978-7-309-07732-2/I·578

定价: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言

鲁迅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“文艺复兴时期”，也即东西方文化大交汇的一个极其奇异的历史时期。世界上很难找到像鲁迅这样对东西方文化都十分熟悉的作家，襟怀博大，视野开阔，目光犀利；更难找到像他这样以异质性的文化观念，猛烈地抨击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家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，革新家，一个与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誓不两立、不妥协不屈服的斗士。在文人社会中，他孤身奋战，那么勇敢而傲岸。同时，鲁迅又是一个极富于同情心和道义感的平民作家。他可以放弃学者教授的头衔，放弃世俗社会所珍视的一切，但是决不放弃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责任。就像他笔下的那个复仇的黑色人那样，他惟以儿子般的忠诚和侠士般慷慨赴难的热忱，始终不渝地护卫着苦难的大地和广大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。

在鲁迅那里，人格、思想、艺术，是一个极其健全而又充满内在矛盾张力的统一体。不但在中国他是唯一的，即使在世界范围内，他也是罕有的特异者。

鲁迅的所有一切,可以说,都包容在《鲁迅全集》里,包容在他的全部的文字遗产中。要了解中国,了解中国知识分子,了解鲁迅本人以及我们自己,正如郁达夫说的,阅读《鲁迅全集》是唯一捷径。实际上,能够通读《全集》的人毕竟很有限,作为一般读者,大约只能读选本。至于读文摘本或语录本,无疑是更简捷的,而流弊,也正好出在这简捷上面。“文革”期间,以油印或铅印方式出版的鲁迅语录当不在少数,但都一律使用单一的论斗争的文字,这些文字一旦被抽离专制统治的背景,鲁迅便立刻化成了一个仇恨成性、无端挑衅、面目狰狞的“英雄”。鲁迅本人曾经打过一个调皮的比方,说:“譬如勇士,也战斗,也休息,也饮食,自然也性交,如果只取他末一点,画起像来,挂在妓院里,尊为性交大师,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,然而,岂不冤哉!”

所以,鲁迅是反对“摘句”的,理由很简单,就是容易流于片面。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,鲁迅以陶渊明为例说,世人多摘引其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诗句,以完成一个“飘逸”的诗人形象,殊不知还有“金刚怒目”的一面,因为他确实写过像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”一样的文字,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。可见,倘要摘句,就得极力避免以偏概全。

目下的这个摘句式选本,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编选的。编者并非那类研究鲁迅的通人,自然,本书也不敢自诩为模范的选本,但是,力求显示鲁迅思想和人格中的实质性和丰富性,确是着手的初衷。

在此,编者需要说明的是:

一、鲁迅是一个十分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知识分子。他所以从事写作,本意就是为了改造“国民性”,改造中国社会。

因此，回到鲁迅当时的语境，——一个专制、腐败、黑暗的中国社会环境中进行理解，才是有效的阅读。

二、鲁迅常常慨叹说中国的战士太少。作为“精神界战士”，批判的人文主义者，反抗强权与强势的需要，决定了鲁迅的思维是否定性思维，反向的思维，批判的思维。譬如像自由、民主、人权等问题，在鲁迅那里，往往没有现成的定义和结论，只能通过专制政治，对暴君与奴才，对愚民政策等等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暴露与批判，才能理解其真正的意涵。鲁迅是惯于以“否”说“是”的，而这，正是他与聪明的学者及次学者大不一样的地方。正因为如此，鲁迅也就常常被加以“仇恨政治学”、“偏激”、“刻毒”、“不宽容”、“有破坏而无建设”之类的恶名。

三、有条件者，当然最好能阅读原著；在发生疑义时，尤当顾及语录的上下文，顾及全篇，乃至所有相关的文字，以确保思想的完整性。譬如最后论现代人物的部分，所录未必是完全的，且不能视作定论，因为更多的，只是作为社会成见的一种反证而已。

以上所说，并非什么“临时约法”，编者也没有如许权力。据说，自由阅读是没有边界的。——读或不读，又或如何读，概由读者做主。正如鲁迅说的，“自己裁判，自己执行”，其实这不也很好吗？

2005年8月

编选说明

一、书中语录，除个别选自最近刊布的佚文之外，均据《鲁迅全集》选出。《全集》以通行的人民文学版（1981）为主，也参考别种版本。全书共分二十三章，从鲁迅固有的思想范畴出发划界，故有些章节，仍取鲁迅惯用的概念命名，如“权力者”、“奴隶与奴才”等，以见鲁迅思想的独特性。

二、各章编排，大体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；为完整性起见，也有根据内容进行重构者。

三、每条语录出处，按顺序依次为篇名、集名、全集名。全集按人民文学版页码标出，以便利读者查阅。

四、附录中外名人论鲁迅文字及鲁迅年表各一，以备参考。

五、原文有少数字为异体字，今不作改动，一仍其旧。

目录

前 言 / 1

编选说明 / 1

一 中国人 / 2

二 中国社会 / 14

三 中国历史 / 23

四 权力者 / 29

五 奴隶与奴才 / 36

六 文人,学者,知识分子 / 40

七 论启蒙 / 55

八 论群众 / 59

- 九 论流氓 / 63
- 十 论青年 / 68
- 十一 书报审查制度 / 72
- 十二 传统与改革 / 77
- 十三 论革命 / 88
- 十四 论斗争 / 94
- 十五 论宽容 / 99
- 十六 论道德 / 102
- 十七 论人生 / 105
- 十八 论友谊 / 122
- 十九 性爱、婚姻与家庭 / 126
- 二十 文化教育 / 131
- 二十一 文学艺术 / 136
- 二十二 关于现代人物 / 155
- 二十三 关于自己 / 192
- [附录一] 鲁迅论 / 215
- [附录二] 鲁迅年表(1881—1936) / 221



美术家陶元庆送给鲁迅的素描，作于1926年。

陶元庆 1926

一 中国人

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。——只可惜没有“个人的自大”，都是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”。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，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。

《随感录·三八》，《热风》，《全集1》P311

必须敢于正视，这才可望敢想、敢说、敢作、敢当。倘使并正视而不敢，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。然而，不幸这一种勇气，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。

《论睁了眼看》，《坟》，《全集1》P237

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，用瞒和骗，造出奇妙的逃路来，而自以为正路。在这路上，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，懒惰，而又巧滑。一天一天的满足着，即一天一天的堕落后，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。

《论睁了眼看》，《坟》，《全集1》P240

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，但其实，是爱斗争的，爱

看别的东西斗争,也爱看自己们斗争。

《观斗》,《伪自由书》,《全集5》P7

……无论如何,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,货只管排,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。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,中国人就很少。

《两地书·二九》,《全集11》P89

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,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,……

《林克多〈苏联闻见录〉序》,《南腔北调集》,《全集4》P424

中国人将办事和做戏太混为一谈,而别人却很切实,……

《致台静农/1933年6月5日》,《全集12》P92

我们中国的许多人,——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: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!——大抵患有一种“十景病”,至少是“八景病”,……

《再论雷峰塔的倒掉》,《坟》,《全集1》P191

但实际上,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“人”的价格,至多不过是奴隶,到现在还如此,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,却是数见不鲜的。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,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,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。

《灯下漫笔》,《坟》,《全集1》P212

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，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。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，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，兵和匪不相争，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，就是最近便的证据。再露骨地说，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。卑怯的人，即使有万丈的愤火，除弱草以外，又能烧掉甚么呢？

《杂忆》，《坟》，《全集1》P225

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，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，或者有“多数”作他护符的时候，多是凶残横恣，宛然一个暴君，做事并不中庸，待到满口“中庸”时，乃是势力已失，早非“中庸”不可的时候了。一到全败，则又有“命运”来做话柄，纵为奴隶，也处之泰然，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。这些现象，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，无论有没有外敌。要救正这些，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，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。

《通讯》，《华盖集》，《全集3》P26

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，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，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，也还是卑怯的国民。这样下去，一定要完结的。

我想，要中国得救，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，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，反过来一用就够了：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，对手如羊时就如羊！

那么，无论什么魔鬼，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。

《忽然想到》，《华盖集》，《全集3》P61

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？每一新的事物进来，起初虽然

排斥,但看到有些可靠,就自然会改变。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,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。

《补白》,《华盖集》,《全集3》P102

中国人不但“不为戎首”,“不为祸始”,甚至于“不为福先”。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;前驱和闯将,大抵是谁也怕得做。

《这个与那个》,《华盖集》,《全集3》P142

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,少有韧性的反抗,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,少有敢抚哭叛徒^[1](注释见本节末,后同)的吊客;见胜兆则纷纷聚集,见败兆则纷纷逃亡。

《这个与那个》,《华盖集》,《全集3》P142

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,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;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,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?

《这个与那个》,《华盖集》,《全集3》P143

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,……

《学界的三魂》,《华盖集续编》,《全集3》P206

中国人的对付鬼神,凶恶的是奉承,如瘟神和火神之类,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,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,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。君民本是同一民族,乱世时“成则为王败则为贼”,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,许多个照例做平民;两者之间,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。所以皇帝和大臣有“愚民政策”,百姓们也自有其

“愚君政策”。

《谈皇帝》，《华盖集续编》，《全集3》P252

看看中国的一些人，至少是上等人，他们的对于神，宗教，传统的权威，是“信”和“从”呢，还是“怕”和“利用”？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，毫无特操，是什么也不信从的，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。要寻虚无党，在中国实在很不少；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，只在他们这么想，便这么说，这么做，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，却是那么说，在后台这么做，到前台又那么做……

《马上支日记》，《华盖集续编》，《全集3》P328

……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。

《马上支日记》，《华盖集续编》，《全集3》P331

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，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，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。

《记谈话》，《华盖集续编》，《全集3》P358

中国本来有“捧戏子”的脾气，……

《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》，《二心集》，《全集4》P409

骄和谄相纠结的，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。

《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》，《二心集》，《全集4》P412

中国人又很有些喜欢奇形怪状，鬼鬼祟祟的脾气，……

《捣鬼心传》，《南腔北调集》，《全集4》P616

与其迷信，模胡不如认真。倘若相信鬼还要用钱，我赞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将铜钱埋到地里去。现在那么的烧几个纸锭，却已经不但是骗别人，骗自己，而且简直是骗鬼了。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，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。

《〈如此广州〉读后感》，《花边文学》，《全集5》P439

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。无论那一国人，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。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。总是疑，而并不下断语，这才是缺点。

《我要骗人》，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《全集6》P486

中国的人民，是常用自己的血，去洗权力者的手，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，……

《我要骗人》，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《全集6》P486

其实，中国人是并非“没有自知”之明的，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“自欺”，由此并想“欺人”。

《“立此存照”（三）》，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，《全集6》P625

日人太认真，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。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。日本则不然。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。

《今春的两种感想》，《集外集拾遗》，《全集7》P386

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，石门有“子路^[2]

止宿处”，泰山上有“孔子^[3]小天下处”；一个小山洞，是埋着大禹^[4]，几堆大土堆，便葬着文武^[5]和周公^[6]。

《清明时节》，《花边文学》，《全集5》P460

“面子”，……是中国精神的纲领，只要抓住这个，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，全身都跟着走动了。

《说“面子”》，《且介亭杂文》，《全集6》P126

中国人要“面子”，是好的，可惜的是这“面子”是“圆机活法”^[7]，善于变化，于是就和“不要脸”混起来了。

《说“面子”》，《且介亭杂文》，《全集6》P128

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，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。……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，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。

《运命》，《且介亭杂文》，《全集6》P130

中国人自然有迷信，也有“信”，但好像很少“坚信”。

《运命》，《且介亭杂文》，《全集6》P131

人而没有“坚信”，狐狐疑疑，也许并不是好事情，因为这也就是所谓“无特操”。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，却是值得乐观的。

《运命》，《且介亭杂文》，《全集6》P131

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，即是：要子孙生存，而自己也想活